

《北京文学》

好看小说精选

杨晓升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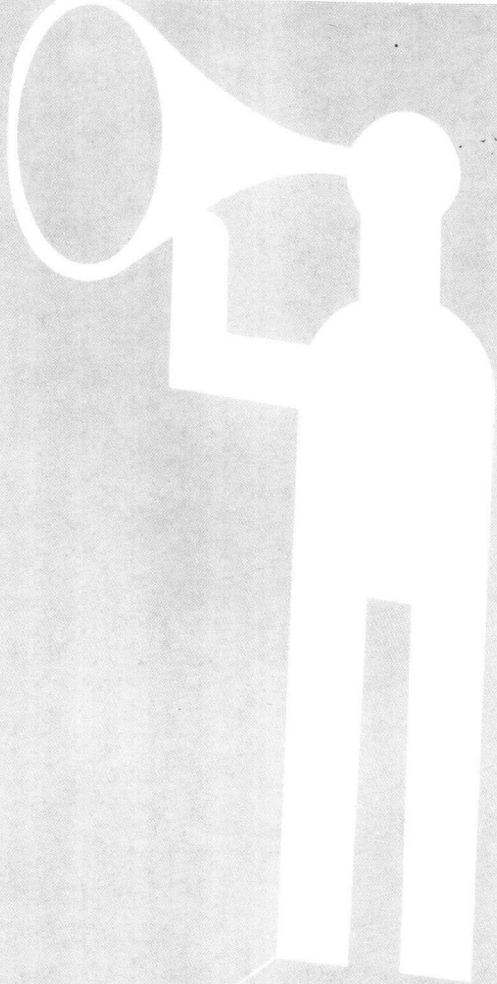
- 《还乡，还乡》——田东照
《陀螺的舞蹈》——安然 石钟山
《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海 柒
《风干的骰子》——王 蒙
《王蒙玄思小说》——向 春 子 雨
《老蔓菁》——王 伶 蕊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王 伶 蕊
《塔合曼女人的五月》——王 伶 蕊
《昨夜的暴风雪还没有过去》——王秀云
《玻璃时代》——郭雪波
《天海子》——郭雪波

中国社会出版社

《文学》

好看小说精选

杨晓升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学》好看小说精选/杨晓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87-0677-3

I. 北... II. 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0182 号

书 名: 《北京文学》好看小说精选
主 编: 杨晓升
责任编辑: 王紫千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电传: 66051713 邮购: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720mm×94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3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677-3/I·190
定 价: 25.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杨晓升

读小说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我所指的当然是好看的小说。

在我看来,好看小说当然包括这样的一些因素:新颖的故事、紧张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丰富的意蕴和深刻的内涵……等等。

简单地说,那些读起来让人畅快淋漓如痴如醉,放下来又如品甘霖,回味无穷的小说就是好看小说。

紧张的工作之余,抑或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静心翻开好看小说,心情如音乐般缓缓地荡漾开来,原本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自身的心灵感受着小说中人物的心灵,你的心弦很快被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牵动着,时而紧张时而舒缓,时而喜悦时而压抑,时而激动时而感伤……但无论是何种状态,你都全身心地感受着阅读带来的愉悦、神经放松之后的舒畅。即使是阅读带来的压抑或感伤,那也只是瞬间的感受,随着小说阅读的结束,这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你会掩卷而思或会心一笑,然后重新投入你的生活和工作。

好看的小说实在是一位精神按摩的高手,他在一阵翻云覆雨或轻或重的按抚之后,让你体味世间冷暖、人生况味、生活辛酸,甚至于让你恍然大悟、窥视到人生与生活的另一番奥秘。

然而,并非所有的小说都有这样奇妙的阅读效果。

有另一类小说,作者或矫揉造作或故弄玄虚,或胡编乱造或充当巫师。他们写的小说,要么苍白浅薄,要么晦涩难懂,尽管作者总是自鸣得意自得其乐,读者却云里雾里不得要领,只能嗤之以鼻,这样的小说,自然难以赢得读者芳心,这样的小说就不是好看小说。

文学杂志是办给读者看的,读者需要的当然是好看小说而非不好看小说。这话说起来不但有些拗口,而且根本就是废话。尽管如此,却并非所有的文学杂志、所有的文学编辑都能按照读者的口味来选择、刊发小说的,长期以来,以自己



的好恶和审美趣味选择小说、刊发小说,然后强行兜售给读者(美其名曰“引导读者”),在文学期刊界中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就如一个喜欢吃臭豆腐同时又是制作臭豆腐的烹调高手经营着一个豪华餐厅,却全然不去考虑顾客的喜好、只顾制作自己喜欢吃的臭豆腐一样。最终结局,只能是门庭冷落,生意难以为继。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由最具有大众意识的著名作家老舍、赵树理曾经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所推崇和刊发的小说,当然是面向大众的好看小说。这种“好看”的标准,当然是普通大众大都能够接受的标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审美标准当然是多元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但众口中也有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我们一直按照大众中这个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来选择小说、刊发小说,假如有钻牛角尖者想刨根问底:你这个“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又如何确定、靠什么确定?那我干脆这样回答:靠悟性。而悟性别人无法教给你,你自己得慢慢培养。

有这样一个现实:新世纪以来的《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所刊发的作品被转载率一直名列全国前茅,发行量最大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几乎每期都转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的小说,这就是我们认定的“普遍认可普遍接近”的“标准”的最好例证。

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读者普遍的审美主体就是市场需求的主体,读者的普遍的审美变化就是市场的审美变化,读者普遍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层次也并非像某些文学编辑臆想的那样低、有的甚至比某些文学编辑还要高,那些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现在仍然根深蒂固居高临下俯视读者、甚至于不顾读者需求执意要“引导”读者的编辑思路,不仅是落伍的,而且是滑稽和可笑的。

这本《好看小说精选》,为的就是让读者在短时间内阅读到经过一年时间沉淀之后呈现出来的好看中短篇小说精粹,同时也让读者充分享受好看小说带来的快乐。

读者的快乐,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最大欣慰。

目 录

还乡，还乡（中篇小说）

田东照

丁国义是市委书记，年前退了，因忍受不了官场的势利，决定逃离城市，和老伴一起回老家东峪村过年。在位时，丁国义没少为东峪村做好事，可是下台后，老家人民竟然把他做的好事一笔勾销了，这让丁国义十分难受。他发现了三个解不开的疑团：一是只比他大一两岁的马吉祥的死，二是镇长李军的辞职，三是村支书孙志荣的一堆反话。丁国义在东峪村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又逃回了城市。读到这里，我们发现：故事才刚刚开始……

(1)

陀螺的舞蹈（中篇小说）

安 然

“一个只会哭的女人让人由怜生厌，一个不会哭的女人则让人由恶生怖。婚姻就像一个黑洞，一旦跌入就绝无逃逸的可能。”

这篇出自文学新人的爱情小说真实得让人心颤，残酷得让人心碎。读后，你不得不直面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婚姻现状，并扪心自问：你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有信心吗？

(41)

二十年前的一宗强奸案（中篇小说）

石钟山

刘东和马刚都爱李莉。李莉却只爱马刚，因为马刚的父亲是军区的副政委，而刘东的老家在农村。李莉本来是要嫁给马刚的，由于李莉当着马刚的面被三个男人强奸了，马刚就不娶李莉了，无奈之下，李莉只得嫁给刘东。然而刘东却并不幸福，李莉更不觉得幸福。虽然李莉现在已成为一个事业上的成功者，而且风采依旧、魅力依然，可深刻在她情感深处的那道伤痕呢，是否也会随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

(63)



风干的骰子（中篇小说）

海 桀

米克是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陆静是石油管理局医院的外科医士，两个人已经有了一个四岁的儿子。说好那天一起回去为儿子过生日，然后，就离婚。但是，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沙暴，卡车因为载重陷住了，两个人被困在沙漠里。于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开始了……

(89)

王蒙玄思小说（一组）

王 蒙

王蒙的这一组文字，深邃独特，颇具新意，但作者把它命名为玄思小说自然是有其用意的。所谓“玄思”，自然是要读者颇费一番脑筋的，而若你能在“玄思”中对生活有一些感悟，那这也就达到了这组文字的目的。

(113)

老蔓菁（中篇小说）

向 春

米田共刚近四十，人们就称他为老蔓菁，老蔓菁看上了那活寡。老蔓菁娶了媳妇被踢了命根子后，媳妇又跑了。老蔓菁阴错阳差当上村长受了骗，给全村弄了假种子。老蔓菁愧对乡亲们也出走了。当他后来衣锦还乡时，那活寡又来到了他面前。人们给他们分别贴上活脱脱一副生前身后事的寓意对联。作者幽默生动、充满乡村生活气息的描述，让读者如痴如醉又掩卷长思。

(123)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中篇小说）

子 雨

几个打架的小孩子被警察的枪声吓得四处逃散，其中一个被一辆出租车撞死了。肇事司机赵亮开车逃了。赵亮和一个叫田麦子的小姐同居。他非常爱田麦子，不想死，但是，天天做被警察抓住的噩梦。当他得知田麦子给他买了七十五万块钱的人身保险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

(141)

塔合曼女人的五月（中篇小说）

王 伶

十八岁的古兰丹姆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真正的爱情。她把所有的希望寄

托在当演员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当上了演员并且爱上了这部戏的导演，她的梦想或许就算实现了。

古兰丹姆真的能走到“外面”，得到“爱情”吗？古兰丹姆的妈妈——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人一直像阴影一般出现在她的周围，她是否也有过青春，是否也爱过某个人？小说里隐藏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些已不堪回首的往事…… (163)

昨夜的暴风雪还没有过去（中篇小说） 蒺 藜

冬妮是我们农场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美丽女孩。一天早上，她独自一人去总场，遇上了暴风雪，她和养路工在养路工房里住了一夜。那个养路工是个出狱的杀人犯。知青去救冬妮，打伤了养路工。没有多久，养路工就死了。后来知青全都回了城，只有冬妮坚持不走。她在等待另一场暴风雪。 (203)

玻璃时代（中篇小说）

王秀云

林小麦是个科长，还是个文学青年，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漂亮女青年。这个漂亮女青年想把官做大点，做到副县级。但是她必须走上一个楼梯，走到一个房间里面去。有一天，她真的走上了这个楼梯，也走到了这个房间里面去了，可不一会儿，她却从这个房间里逃了出来。她为什么逃出来？她把官做大了吗？ (221)

天海子（短篇小说）

郭雪波

在冰冻的天海子里，海子爷与老雪狼既是冤家又是亲友，最后他们双双进了和谐的冥间与大自然。擅写内蒙古草原民族风情小说的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此次奉献的短篇新作《天海子》如同甘醇美酒，读者诸君尽可细细品味。 (257)

丁国义是市委书记，年前退了，因忍受不了官场的势利，决定逃离城市，和老伴一起回老家东峪村过年。在位时，丁国义没少为东峪村做好事，可是下台后，老家人民竟然把他做的好事一笔勾销了，这让丁国义十分难受。他发现了三个解不开的疑团：一是只比他大一两岁的马吉祥的死，二是镇长李军的辞职，三是村支书孙志荣的一堆反话。丁国义在东峪村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又逃回了城市。读到这里，我们发现：故事才刚刚开始……

还乡，还乡

田东燕

大年三十的下午，丁国义和王慧走进东峪村。他们腊月二十八到达县城，县里的宾馆已放假关门，总经理忙叫回一个厨师，为他们夫妇二人做了两天饭，直到今天下午，县里才派车把他们送到东峪村。王慧曾对县里住两天提出异议，丁国义说，你不懂，农家年前最忙，去早了给人家添乱。因此把进村的时间严格控制在大年三十下午四点以后。

现在是下午四点十分，他们走在东峪的村街上。两人并排而行，共同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提包，那情形同外地工作赶回来过年的本村人一样。日程是由王慧计划安排的：每户住两天，四户八天，正好是春节假期。正月初九打马回朝，官场那套庸俗势利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他们呢，虽然经济上需支出四千元，但精神上却是满载而归。

此刻，村里的年味已经很浓了。家家门窗上对联、窗花贴得红彤彤。红灯笼也在门楣上方挂好，单等夜间发挥作用。穿了新衣的孩子们东一群，西一伙，鞭炮装在口袋里，一个一个零放，空气里充满烧肉炸糕和火药混合的特殊气味。

他们首先走进李来福的院里。丁国义举手敲了敲门，没等主人应声就推门而入。他知道此地没有敲门习惯，互相串个门儿，都是伸手推门，长驱直入。他这敲了两下就进门，算是城市规矩和农村习惯兼而有之了。



他俩的突然出现,使李来福夫妇愣怔着不动了。

丁国义哈哈一笑:“老李,丁国义!”

李来福“噢”了一声,依然愣怔着。

丁国义叹了一口气:“看来我的确老了,老得你们都不认识了。”

李来福的老伴胡三梅说:“不是不认识你,今天大年三十呀!你怎么……”

丁国义笑道:“那年,我是回家过年的头一天来看你们,大嫂你说,你要能和我们过个年多好!又说,我这是说傻话呢,你媳妇和孩子还等你回去过年呢。大嫂可记得说过这话?”

胡三梅说:“记得,记得,那时你在镇上当书记。”

丁国义说:“当时我说,以后一定想办法和你们过个年。话是说了,却一直没有兑现。现在退休了,自由了,来兑现诺言来了,欢迎吗?”

李来福仍在惊叹:“哎呀呀!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啊!”说着,老两口忙接包让座,倒水递烟地忙开了。

王慧把包里的东西取出一份,一一搁到桌上。

李来福慨叹道:“来就来了,买这么多东西干啥?”

王慧说:“花不了多少钱,老丁是回家过年来了,能不带点东西?酒和茶是老李大哥的,糖果是孩子们的,肉食是公共的,这件羊毛衫是大嫂的,大嫂来试试,我担心不合身呢。”

胡三梅脱了棉衣试羊毛衫,长短肥瘦正好,人也精干了许多。她摸着胸前,捏捏底边,感动地对王慧说:“你真会买东西,比等上身子上买的还合适呢。”

王慧笑道:“不是我会买,是老丁会说,说得准。买以前我向他调查过你们的情况,比如身高、胖瘦、肩宽、胸围的大致情况,全是他提供的。”

李来福说:“可见丁书记心里有我们,这么些年了,还记得我们是个啥模样呢。”

胡三梅不知说啥好,眼里快要流出泪来了,说道:“你们先歇歇,我去做饭。”

丁国义说:“午饭县城吃过了,晚饭不急,咱们一起吃。王慧没见过咱们这带的黄河是个啥样儿,我领她到河边走走。老李替我跑跑腿。我这次来,还是冲着当年那四家联系户,你把这点东西送去,每家一份,并告他们,不用着急,我们计划在每家要住两天的,到时我们自己就去了。”

王慧说:“羊毛衫都让试试,要是不合适,我给售货员说好了,可以带回去掉换。”

李来福说:“行行,我就去。”又对老伴说:“你把西窑再收拾一下,把那两床没用过的新铺盖拿出来早点铺衬好,让丁书记他们放展身子歇歇。”

丁国义说:“退休了就没职务了,咱们互相称老,你叫我老丁,叫她老王也行,名字也行,她叫王慧。要记住噢,并告知其他三家,统一称呼,行不行?”

李来福说:“行行,叫老丁更顺口。”

丁国义：“那我们出去走走。”

出了李家院子，向右一拐，顺着一段大约三十来度的缓坡走下去，便是滔滔黄河。王慧高兴道：“一看到黄河，我就真切地感到我们已经远离城市，来到我们想来的地方了。”

丁国义点点头。

王慧又说：“此时此刻，我更觉得咱们回乡过年的决策是正确的。你说呢？”

丁国义说：“应该说，是你的决策是正确的。”

回乡过年的确是王慧提出来的。丁国义一办退休，正好面临即将来临的春节。这个欢乐祥和的传统节日，也被当今的腐败风气污染，变成一年一度人们朝拜权力的高峰期。王慧从丈夫办退前后这段时间，已经感受到人们那种赤裸裸的势利，那么春节期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就不难想像了——左邻右舍门庭若市，热闹非凡，自家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即便也有人进来看看，但出于应付是写在脸上的，更令人难受。她担心自己受不了，更担心对丈夫刺激太大。于是她就想出了这个绝招：三十六计走为上——干脆回乡过年。

丁国义所以能很快接受这个建议，是因为回东峪村，他的故乡。虽然从亲缘关系讲他在村里没有一个亲人，他四岁时就随父母离开东峪，对东峪也没有任何印象，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情缘使他终生难忘。父母从河南逃荒来到东峪时，母亲奶水断绝，他饿得奄奄一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是村里的四位妇女轮流给他喂奶，才使他活下来。是这种救命之恩拉近了他与东峪村的关系，使这个并非出生地的村子，成为他所认定的故乡。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回县里工作，后来又回到罗山镇当书记。那时县里提倡乡镇干部要有联系户，他便将喂过他奶的四家作为联系对象。当年的四位妇女都已过世，他找到她们的后人，也就是当年跟他同吃一个奶头的奶兄奶弟们。今天，他回东峪过年，就是冲着这四家的奶兄奶弟们来的。

现在他们站在黄河边上，感受着黄河扑面而来的气息。王慧激动得不得了，说道：“哎哟国义，这里的河面没有山东那里宽，可气势磅礴，给人的震撼力特强。还有，这么大的河，竟像是在默默流淌。不是说黄河在咆哮吗？”

丁国义说：“这黄河不同于任何小河，何况这一段河槽也平，它的声音在白天里常常被人们忽略了，只有到夜深人静之时，躺在被窝里静听，才会把一种悠远而深沉的呜呜声送进你的耳朵里。老乡们说这叫河声，便有‘白天看水势，夜静听河声’的说法。我在镇上工作时，每当深夜醒来时，总要听一会河声，常常是听着听着又走入梦乡。”

“国义！”王慧是人前称老丁，人后直呼名。“你在这里工作过几年，你对黄河习以为常了，可我不同，我的感受可是崭新崭新的。”

丁国义说：“此一时，彼一时，今天来到黄河边上，感受也不同以往。以往总是有一种奋发向上、雄心勃勃的启迪和鼓舞。现在三十多年的从政生涯结束了，



我又被还原成一个平民，面对黄河，有种落叶归根的亲切感。”

“是啊！来这里如此轻松愉快，何必窝在家里受孤单和失落感的熬煎呢。”

“谢谢你提出这样奇特而新鲜的创意。看来你的脑子还不老化，很管用。”

“我本来就不老，比你小六岁呢！”

王慧说着，很想依偎在丈夫身上撒撒娇，可担心村边有人看见，欲动又止，克制住了。

二

丁国义夫妇从黄河边回来时，另外三家的人已在李来福家等下了。同胡三梅并排坐在炕沿头的叫高凤娥，是丁国义计划要去住的第二家的女主人。同李来福在一边凳子上坐着的叫孙应宽，是丁国义要去住的第三家的男主人。紧挨孙应宽站着的是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叫马丹丹，是丁国义要去的第四家马吉祥的孙女。见他们回来了，高凤娥和孙应宽忙站起来打招呼。

高凤娥先开言：“丁书……”忙停住了。一者李来福对于称呼有过叮嘱，二者，她也有自己的理解，退休就是公家见他老了，不让他在那官位子上坐了，就把他撵回家里来了，你现在还喊他的官职，那不等于故意刺人家的痛处？因此她刚开口，又赶忙停住了。

李来福说：“看你错了吧？记住称老丁。”

孙应宽接上说：“老丁就老丁，咱们这些人谁大谁小也就是差个两三岁，都是一辈人。喊老丁、老王更顺口。”

高凤娥从错喊的尴尬中缓过神来，说道：“老丁——这回不错了吧——你带着老王妹子来，我们心里不知该怎么高兴呢。只是你该写个信来，或打个电话。电话打到镇上，镇上给我们捎话也方便。”

李来福说：“就是，该早告我们一声，好有个准备。”

丁国义说：“准备啥？现在不是‘够不够，三百六’的时代了，我们在每家只吃两天饭，粮食还有困难吗？”

李来福说：“村里人没啥好东西，用公家人的话说，水平不高。”

高凤娥说：“是呀，我们该买点好东西才是。”

王慧说：“错啦大嫂，我们来这儿就是冲着你们的家乡饭，老丁讲过你们有好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饭食，把我馋得呀，直想早点来呢。”

孙应宽说：“也是。做那么大的官，啥好吃的没吃过，要是为了好吃的，人家来你东峪干吗？再说，在咱农村来说，肉、蛋就是好东西了，可城里人都不愿意吃肉吃蛋，说是脂肪，怕胖。你买下一堆肥肉，那是招待自个，老丁和老王妹子怕看见都害怕呢。”

胡三梅扳着王慧的肩膀问：“大妹子有五十没有？”

王慧笑了：“大嫂你可是把我小看了。五十四了。”

胡三梅啧啧赞叹道：“看看，五十四了，还是这号身条儿，皱纹也不显，你说四十四也没人不信。你说人家敢吃你的肥肉？吃得腰身成了一篓油，老丁看不下闹离婚，谁负责任呀？”

众人哄然大笑。

王慧对高凤娥说：“大嫂，咱说正经的吧。那件羊毛衫你试过没有？合适不合适？”

高凤娥说：“挺合适的。得花好多钱吧？”

王慧：“不算贵，中档品，二百多点。”

高凤娥：“哎呀，一件二百多，四件快上千了！”

王慧又问孙应宽：“你们家的还行吗？”

孙应宽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早知道，我们家的你就可以不花钱了。老伴没这福气，前年去世，穿不成了。不过你买来了，那就让媳妇替婆婆穿去吧。等她过来时，让她试试。估计也会挺合适的。”

这时一直听大人们说话的丹丹也说话了：“我奶奶的羊毛衫也穿着合适。”说着就跪在王慧面前磕了一个头。

王慧忙把丹丹扶起问：“你怎么啦孩子？”

丁国义也奇怪地看着丹丹。

丹丹说：“我奶奶要我过来给新来的爷爷奶奶拜个早年。”

李来福忙说：“刚才忘了给你们说了，这孩子叫丹丹，就是马吉祥的孙女。她奶奶走不开打发她过来给你们拜早年的。”

丁国义摸着丹丹的脑袋问：“丹丹，拜年只是一句话，说一声就行了，不要下跪……”

“不！”丹丹头一歪，两个羊角辫一乍，“只说话不磕头，那是空话骗人！”

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

王慧搂住丹丹问：“这话是奶奶教的还是你自个想出来的？”

丹丹：“爷爷常说，不能光说不做，说了就得做到。”

王慧：“噢，所以拜年就必须磕头，对吧？”

丹丹点点头。

丁国义问：“你爷爷在忙乎啥呢？”

丹丹不说话，继而眼里闪着泪花。丁国义有点奇怪，忙看孙应宽等人，见他们的脸色也一下子阴沉了。

孙应宽说：“吉祥去年冬天过世了。”

丁国义吃惊道：“过世了？”

“过世了。”

“他比我只大一两岁吧？”

“六十二。”



“意外事故?”

“病。”

“什么病?”

“血压高,没注意。”

“啊!”

丁国义脑子里出现了一位倒背双手背微驼的中年人。红润的方脸膛上的表情经常是严肃而又不乏幽默。他把别人逗笑了,自己的脸却严肃着,是一种严肃的幽默。他在村里威信极高,凡有夫妻口角、婆媳争吵、邻里纠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老马评断。而老马常常是不请自到,背着手出现在矛盾双方的面前,跟双方一起谈,拽到一边个别谈,最后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他平息争端背着手离开的时候,当事人才想起来:“人家老马磨牙费舌老半天,也没让人家喝一口水,抽一支烟呀!”

似乎不想在这件事上继续说下去,李来福忙说:“你们都回去吧,该垒火塔子了。反正老丁每一家都要去住两天的,早点把炕烧暖。”

三家的人站起来,都说了要丁国义夫妇早点到他们家的话,就各自回家去了。这时,李来福的儿子李志全也率领一家四口人回来跟爹妈一起熬年,吃一顿团圆的年夜饭。两个孩子一来,家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李来福拿了个小斧头说:“西屋收拾好了,老丁你们过去歇着吧。星星和月月别闹,跟爷爷到外面垒火塔子去。”

王慧问丁国义:“你累不累?”

丁国义说:“不累。”

王慧:“那就跟着老李,看他怎么垒火塔子。”

丁国义:“好的。我见过火塔子,可没见过是怎么垒的。那就见识见识吧。”

两人跟着李来福来到院里。李来福的操作本来是极简单的,但在丁国义夫妇看来,挺新鲜,也挺有趣。第一道工序是将方方整整的大炭块用斧刃顺纹理劈成二寸来厚的片块,再将大片敲成小片;第二道工序是垒,先找三块砖头,按东、西、北三个方向摆好(南面是风口),然后将片块炭往砖头上面一层一层垒,每垒上一层时,必须压住下一层的缝,以求牢固。底座是圆的,一层一层逐渐缩小,最后到了顶部,用一小块炭盖顶。中空部分填满大小长短适中的劈柴,风口上填塞豆秸之类作为引火柴。点火时,先点引火柴,然后人力煽风,使里面的劈柴着火,由劈柴再点燃炭块,这时整个火塔子就熊熊燃烧起来。

王慧看着垒好的火塔子说:“明白了。所以叫火塔子,形状就像塔,还要点火燃烧,这不就是火塔了吗?”

丁国义点点头:“你说得对,火塔子是因形命名,还有的地方叫旺火,点火后,熊熊燃烧,火势很旺,预示着这家人的运气也会一年旺盛,取其意,所以就叫旺火。”

李来福说：“老丁到底是当过领导的人，我们心里是怎么想的，都让你给说出来。”

丁国义说：“这倒与当领导没啥关系。我一向对民俗很感兴趣，每到一个地方，都比较留心，不懂的就问，有时还查资料，搞点追根溯源的研究。我的笔记本上，这方面的东西记了不少呢。”

火塔子要垒两个，一个晚上九点左右点火，火着过去时再加炭，一直得维持到凌晨五点钟将另一个火塔子点火。这样两个火塔子就把过去的一年和新的一年连结起来了。

每家的火塔子一点火，村里就热闹了。鞭炮就在此时燃放，每家起码要放一串500响或是1000响，劈劈啪啪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孩子们一群一伙，奔跑着呼喊，从这家到那家，都是冲着火塔子和鞭炮来的，看谁家的火塔子大，谁家的鞭炮响。丁国义夫妇也来到院里融入快乐之中，而且巡视了左邻右舍几家院里的热闹情景。王慧看得很是兴奋，说道：“哎哟国义，如果在直升机上把此刻的情景录下像来，一定很壮观。虽说没有城市礼花那种绚丽，却也别具特色，我觉得是一种……带有原始味儿的壮观。这么描述准确吗？”

丁国义笑道：“一位市报的老编辑能不准确吗？何止准确，如果放在一篇文章里，简直是难得的佳句。”

王慧说：“谢谢老公的恭维。咱们进屋休息吧。”

两人回到屋里。王慧问胡三梅和李来福，这除夕之夜还有什么活动？李来福说，没啥活动了，接下来就是熬年。年轻人是通宵玩牌，主要是打扑克，而且是带钱的。李来福一提带钱就来气：“带钱就是赌博，赌博自古以来都是最坏不过的事，怎么现在都不当一回事了？人家说，现在是十亿人民九亿赌，这成什么事了？”

胡三梅说：“赌不赌这是你管得了的？老王妹子是问你除了熬年还有啥事，不是问你赌博。”

李来福说：“我是说，年轻人都是玩牌熬年的。老人、妇女包饺子，准备年夜饭。吃过年夜饭，岁数大身体不好的，就早点睡了，其他人起码得熬到第二个火塔子点火以后，顶多囫囵身子睡两三个钟头。”

王慧突然想到春节文艺晚会，这是城里人大年三十晚上主要的几乎也是惟一的活动内容。就问：“村里现在还看不上电视？”

李来福说：“原来能看，现在不行了。”

李志全叹了一口气说：“村里糟糕得没法说了。原来卧虎岭上安了个差转台，能收十几个台。前年差转台坏了，电视屏幕道道点点模糊一片，根本看不清，这样有电视的人家就把电视机放箱子里打包起来了。要能看春节晚会，谁还打扑克，要打也得等晚会完了。”

丁国义问：“差转台坏了，村里也没有修修？或者干脆换一台机器也用不了



多少钱呀!”

李志全说:“说出来不怕叔叔笑话,农民负担重,村里连提留款都收不起来,村委穷得叮当响。”

丁国义心里“啊”了一声,没有再问下去。

王慧原先也想体验一下熬年的滋味,跟着李志全夫妇熬到第二个火塔子点火。但年岁不饶人,吃过年夜饭之后,也觉得有些累,作为首批退出熬年的人,便和丁国义来到西窑里休息了。中间窑里志全夫妇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的牌局已开场,说笑争论声不断传过来。李来福又给火塔子加炭块,火焰再度升腾起来。映得门窗上通明透亮,使投在窑顶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有了动态。

王慧有点兴奋,望着窑顶,突然用胳膊支起身子瞧着丁国义的脸问:“你瞌睡了?”

丁国义说:“不。”

王慧:“我见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想什么?”

丁国义:“两件事使我心里沉沉的。一是马吉祥的死,他身体很好,年龄比我只大一两岁,怎么就死了?二是村里贫穷到连修差转台的钱都拿不出来,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怎么也没想到东峪会是这样!”

王慧说:“人死不能复生,想也没用。至于村里的事,你已告老还乡,想也白搭。所以你干脆啥也别想为好。”

丁国义说:“问题是我在任的时候,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这里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是我的故乡呀!”

王慧用食指在丁国义鼻子上轻轻点了四下说出四个字:“官——僚——主——义!”

三

王慧注意到,这大年初一城乡也是大不相同的。在城市或者说在他们景凤市,正月初一没有什么活动,一切如常。熟人见面,互道一声“过年好”,亲朋好友间也是足不出户,电话拜年。因头天晚上看春节晚会节目睡得迟了,都感到疲惫,萎靡不振,休息休息是人们普遍的想法。而东峪却不同,尽管人们通宵熬年,但依然精神饱满地欢度这新年第一天。青少年们尤为活跃,他们是轰轰烈烈拜年活动中的主力军。本家同姓或外姓亲戚家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都得登门拜年。单李来福家,小辈拜年者先后过了三拨儿十五人。王慧发现,这里的拜年实际是一次敬老活动,而且不说空话,全来实的,一进门,嘴里喊着辈分称呼说,给你老人家拜年,同时双膝下跪,实实在在磕两下头。然后小坐一会,喝一杯米酒,或吃两个红枣,或抽一支烟,小孩子还额外赠送一对好看的花馍,就匆匆而去。因为他们时间紧,任务重,按乡俗本村内的拜年活动午饭前必须截止。如果抓不紧,就有可能落下某位或某几位长辈,这是最大的失礼,是绝不允许的。

午饭后，正坐在一边喝茶的丁国义夫妇听见李来福和老伴在议论上午的拜年。胡三梅说：“除军军，别人都来过了。”李来福说：“对，就军军没来。”“他当官时也没摆架子，每年总要来的，今年没官了，倒不来了，咋回事？”“没官了，心里不好受，说不准蒙头睡觉呢。”……

王慧听到这里，就朝老两口说：“看来你们还很在乎年轻人来拜年，是不是？”

李来福说：“这是村里人的礼数，一年也就这么一回。我们年轻时就这么做的，如今老了，也希望年轻人懂点礼数做下去。”

王慧问：“今天没来的是哪一位呀？”

李来福：“老丁知道，就是李天佑的二儿子李军。”

丁国义想了想说：“噢！对，李军！”他想起来了，就是罗山镇中学的那位留着寸头的学生，不多说话，举止稳重，见面喊他书记叔。有一次他把书记叔挡在路上，表情十分严肃地说，他有重要意见要提。问他什么重要意见，他说中学校长不是东西，赶快开除他。一年后，校长果然被开除，而且是双开除。当然不是因为李军那笼统的“重要意见”，但说明李军对那位校长的看法是对的。这给丁国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离开罗山镇，再没见过李军，因而对他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李来福接着告诉他，李军中学毕业后考上农大，农大毕业后自愿回县工作，又自愿回到罗山镇，先是副镇长，两年后就成了镇长，镇长只做了两年，于去年辞职回家。

丁国义一听，有些惊讶：“辞职？为什么要辞职？”

李来福说：“听说是和书记尿不到一个壶里。详细情况说不来。”

胡三梅也说：“是呀，公家的事，说不来就不敢瞎说。”

丁国义感到有点奇怪，村里出了个从镇长的位子上辞职回家的人，这可是街谈巷议的话题，眼见的，道听途说的，总能说好多好多。可李军的事，本家同姓的李来福夫妇都只有一句话，别的就啥都不说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疑点使他们提前了半天，初二早饭后就到李天佑家去了。

进了李天佑家，丁国义刚落座就问：“老李，我想知道的是李军辞职问题。李军进步快，进展顺利，为什么要辞职呢？”

李天佑心情压抑，吞吐其词：“这孩子脾气怪，不合群，就辞职回来了。公家的事，咱老百姓没文化，实在说不清。”

高凤娥一个劲地催他们吃红枣、核桃、柿饼之类，好像要以此打断刚才的话题。

丁国义感觉到一点蹊跷。那面李来福还说是和书记有矛盾，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李天佑却吞吞吐吐，只说儿子脾气怪，再就是公家的事说不清。李军不仅辞掉镇长职务，连公职都辞掉了，这在一个家庭来说，是不得了的大事，作为父亲